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45

10 February 1989

CHINESE

164 1989
FEB 13 1989
UN/ISA COLLECTION

第二八四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2月10日星期五，上午11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 <u>主席</u> ： | 拉纳先生 | (尼泊尔) |
| <u>成员国</u> ： | 阿尔及利亚 | 朱迪先生 |
| | 巴西 |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
| | 加拿大 | 福蒂埃先生 |
| | 中国 | 李鹿野先生 |
| | 哥伦比亚 | 佩尼亚洛萨先生 |
| | 埃塞俄比亚 | 塔德斯先生 |
| | 芬兰 | 特尔努德先生 |
| | 法国 | 布朗先生 |
| | 马来西亚 | 拉扎利先生 |
| | 塞内加尔 | 迪阿罗夫人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别洛诺戈夫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
| | 美利坚合众国 | 奥肯先生 |
| | 南斯拉夫 | 科特夫斯基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4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9年2月8日 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0454)

1989年2月9日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455)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也门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理事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巴达维先生(埃及)、拜恩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卜哈桑先生(科威特)、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格扎尔先生(突尼斯)和萨拉姆先生(也门)在安理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9年2月9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的来信，该信已作为文件S/20456发表，内容如下：

“谨请求安全理事会按照其惯例，邀请巴勒斯坦副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与题为‘被占领土的局势’项目的辩论。”（S/20456）

这项要求不是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获安理会核可，安理会则将不是根据第37条或39条邀请巴勒斯坦副常驻观察员参加，而将使他获得根据第37条与会的同样的参加权。

有没有安全理事会成员希望就这项请求发言？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将根据两个理由投票反对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提案。首先，我们认为安理会面前并没有一项有效的发言请求。第二，美国认为只有当请求是遵照议事规则第39条提出时才应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观察员发言。我们认为，安理会打破其自己的做法和规则是没有根据和不智之举。

安理会成员，让我们扪心自问：打破我们的规则和程序的决定到底是会加强还是削弱安理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起建设性作用的能力？我国代表团坚信这削弱了本安理会起这种作用的能力。

正如安理会成员都知道的那样，观察员无权自己要求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是一项悠久的惯例。而是必须由一个会员国代表该观察员提出请求。我国政府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惯例作出任何更动。

大会决议对安全理事会没有约束力，这是明确不过的。无论如何，大会最近通过的决议中没有任何内容促使安全理事会改变其惯例。旨在改变巴解组织代表团名称的大会第43/177号决议指出，在这样做时

“不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惯例在联合国系统内原有的

观察员地位和职能”。（大会决议第43/177号，第3段）

这项决议并不构成对任何巴勒斯坦国的承认，美国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并不承认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一贯采取的立场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是安理会可以允许听取代表非政府实体人士的发言的唯一法律基础。

四十年来，美国一向支持对第39条从宽解释，如果这个问题是根据该条提出，我们是不会反对的。不过，我们反对偏离正常程序的特殊做法。

因此，美国反对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享有会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工作的同样权利，似乎该组织代表了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我们主张听取各种观点，但不能为此违反规则。美国尤其不同意安全理事会最近的做法，就是偏离议事规则，似乎有选择地设法提高那些希望在安理会发言的实体的声望。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对规则的滥用。

基于上述理由，美国要求将所提邀请的方式付诸表决。当然，美国将投票反对该提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没有别的安理会成员想在本阶段发言的话，我将认为安理会准备对巴勒斯坦的请求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芬兰、马来西亚、尼泊尔、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请求获得批准。

应主席邀请，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9年2月10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身份，荣幸地要求委员会的代表团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获得邀请，参加即将举行的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辩论。”

过去，安全理事会曾在审议其议程项目时向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按照有关这一问题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表团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9年2月9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安理会讨论其目前议程上项目时，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该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20458分发。

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是根据1989年2月8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文件S/20454中提出的要求召开会议，这项要求得到了1989年2月9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文件S/20455的支持。

我还要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451,该文件载有1989年2月7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基德韦先生 (巴勒斯坦) (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对您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们很高兴看到您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因为我们与您有着个人联系,与贵国有着特殊关系。

我还要对马来西亚大使杰出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月份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们感谢他在担任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今天要讨论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在对这一事实表示欢迎的同时,我们认为,安理会在处理这一局势时应当考虑到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确实非常严重,其原因是占领国以色列在过去14个月里继续对我们的人民执行镇压性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做法逐步升级,此外还不断引进和强加新的措施。

第二,安理会关于这一严重局势的审议,行动迟缓,1988年1月14日通过安理会第608(1988)号决议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了,第608号决议是关于这一局势的最后一个文件,因为安理会试图通过的另一项决议于1988年2月1日被美国否决。此外,这次会议是在上次正式会议结束十几个后召开的,上次讨论这一局势的会议是在1988年3月举行的,阿拉伯部长委员会参加了会议。

我们打算探究耽搁的原因。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义务,以及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认为,安理会愿意并能够制止侵略、占领和压迫,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原因可能使人感到难堪。

第三个事实是,占领国以色列完全不顾或无视安全理事会所能通过的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决议,即第605(1987)、607(1988)和608(1988)号决

议，除此之外，还有1988年8月26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以色列一意孤行，继续违反这些决议以及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此，回顾下列事实可能是有用的，即1967年以来，除通过许多关于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以色列对一些国家反复发动侵略的决议外，安理会通过了21个关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加沙地带和西岸局势的决议，这21个决议的内容涉及到耶路撒冷，并规定改变其地位的无效性；以色列定居点的非法性；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可适用性；以色列非法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非法性；违反巴勒斯坦人权和1967年以来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权利；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以色列没有遵守这些决议中的任何一项；相反，它采取了彻底违反决议条款的行动。

这三个事实——即局势极端严重，安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所作为，以及以色列不遵守安理会决议——使安理会必须立即果断地处理这一局势，以制止流血事件和以色列对我们人民的迫害。安理会只有通过采取这种行动才能确保开辟新的前景，以实现中东和平这一比较全面的目标。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详细地谈一下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情。在22年的占领过程中，我们的人民受到各种形式的民族、政治和经济压迫和迫害，最严重的是违反我们人民的人权——实际上是不允许我们的人民作为享有与其他各国人民同等权利的一个民族而生存。

1987年12月9日，我们人民的光荣起义开始了，它表明我们反对压迫，要求自由和正义。随着起义的开始，以色列从占领开始就一直对我们的人民进行的压迫就变得更加野蛮和残酷，其目的是为了制止起义，奴役我们的人民，消除我们的斗志，以保证继续占领，控制领土，剥夺我们人民的各种权利。在这一情况下，除了由定居者组成的拥有武器的治安维持会成员，还部署了几千名以色列军队，以执行以色列的政策。到目前为止，结果是：490名烈士——现在我得把这一数字更正为494，因为现在又有4名新的烈士，是前天被杀害的；大约5万人受害；3万人被逮捕，包括4千5百名被关在监狱和拘留中心（其中主要的有臭名昭著

的安萨尔第三拘留中心)的被行政拘留者；49次驱逐出境事件；医院记录的600个流产病例；许多人被打断骨头；以及其他无数次罪行，例如烧死和活埋巴勒斯坦人。

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需使用几种武器、包括所谓塑料子弹的致命弹药，以及各种各样的窒息气体和其他未知气体。除这些行径以外，还应加上拆毁、封闭和摧毁房屋及屋内财产：五百六十座房屋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被摧毁；大片地区被封闭；长期施行宵禁，造成了可怕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电力被切断；公路和交通受阻；学校和教育机构，以及文化机构和青年、妇女及工会等组织遭到关闭。除此之外，还采取了其他许多镇压措施。

虽然这些野蛮行径并没有镇压住起义，但它们却反映了一种倒退的以色列官方思想状况；非法的承诺、梦想和神话支配着这种思想状态，暴力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又不能理解起义本身的性质。

甚至是在安理会内，以色列也将起义的特征说成是局限于受国外策动的某些分子或集团采取的行动。各种事件已经断然证明，作为被占领土内巴勒斯坦社会所有团体、部门和群体采取的一次全面行动，起义代表着我们人民全然拒绝接受占领，代表着我们人民对各种野蛮的压迫形式的反抗。

从一开始，起义的目标就是结束这种局势，争取民族独立。至于被占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大家现在应该一劳永逸地理解，我们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巴勒斯坦人有的散居国外有的生活在占领之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方策动、甚至指导另一方采取行动的关系。这是同一实体内的一体化的相互关系，它不仅只有一条道路和一种命运，而且还拥有同样的团体、组织以及社会、政治和职业组织，其中包括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政治实体。除此之外，我当然还要指出我们各地人民普遍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着巴勒斯坦人民的政体和国体。我们人民相信，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是从政治、包括民族角度处理巴勒斯坦权利的唯一方法。

以色列还将起义说成是暴力行为、违反法治的行为。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长期的不光彩的占领。东西方的古代和现代历史、实际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都教导我们，以任何手段、包括对占领者使用暴力来抵抗占领都是实现自由的合法的、甚至是必需的行动。然而，事件同样不可否认地证明，起义是一种群众抵抗，民众抵抗；发起这种抵抗的是一种把人民组织起来的自觉决定，这种抵抗仅局限于示威、罢工和抵制。它体现于使用非武装抵抗的现有手段，大都是上帝给予的手段，即石头——它在我们儿童手中是神圣的，决不是应该遭到部队、子弹和更新的镇压形式迎击的暴力手段。起义是一种为民族独立而作出的自我牺牲，是一种奉献和代价。它是一种反对占领的新的民众抵抗，无疑它将载入史册，与圣雄甘地的消极抵抗并列一样。

主席先生，尽管以色列已经对我们人民犯下了暴行，它现在还在花样翻新地实行压迫。诸位有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世纪——由于一个小孩向占领部队扔了一块石头，整个家庭的住房就遭到拆毁这样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种钻入多半是儿童的脑袋，造成整个头脑损坏或头脑坏死的塑料子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即使并非处于所谓的危险境地，部队也得到了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射击的许可？现在，二十世纪都快要结束之际，你们却听到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犯下所有这些行径，你们看到了我们人民悲剧和苦难的这一新的篇章。

在这种悲剧面前，我们又看到了以色列占领的荒唐行径，其形式是提议早已过时的自治；这种自治现在大体上是有条件地旨在或早或迟地结束起义。这种政治荒唐再次表明，其制造者从未理解，有一个民族要生活下去，要获得独立。它表示，他们从未放弃过继续占领和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梦想，他们并不认为国际合法性和决议有任何价值。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一方为实现中东和平提供了一个严肃的历史性机会。在我们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并与其有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出了几个历史性的决定，使中东朝着和平迈出了一大步。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立法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十九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的宣言。这一决定的基础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然和历史权利，符合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的大会第181(II)号决

议。 这项决定也符合国际合法性。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进一步通过了一项政治声明，反映了一种新的立场，从实质上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肯定了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根据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和政治权利，召开一次中东国际和平会议，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冲突各方、当然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的地位上参加。会上还通过了其他的决议，以便巴勒斯坦人民得以在自己的国家内行使主权。

因此，我们提供了精确和可能的同等办法。 大会第181(II)号决议为解决这场冲突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为这一解决提供了政治基础。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就及其决议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欢迎。 迄今为止，已有94个国家承认新的巴勒斯坦国，我认为，94个国家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多数。其他几个国家认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立场为建立更为密切的双边关系——包括可能在晚些时候承认巴勒斯坦国开辟了道路，并且为实现中东和平开创了一个重要机会。 1988年12月13日，在临时政府组成之前承担其任务和职责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一项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采取的和平立场为基础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次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执行委员会主席全面地进一步阐明了我们的政治立场。 同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开始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对话，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抵制。 我们总是说，结束抵制将是有益的，并且是和平进程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这一事态发展是重要的、积极的。 就我们而言，我们将努力发展这一对话，并把对话扩展到使所有关系全面正常化。 尽管存在着困难，但我们将采取行动协调政治立场。 我们的人民仍然希望，美国将支持他们的民族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决权和民族独立权利，以及促进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巴勒斯坦领导人最近再次要求以色列及其领导人响应这一和平呼吁。 不幸的是在官方一级，我们看到的只是冥顽不化、拒绝接受，政治立场更加极端化，以及进一步镇压我们被占领土上的人民。 以色列现在必须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及其

民族权利，包括在自己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除这事实外别无其他替代物。中东冲突的解决办法不可能是试图与别的什么阿拉伯人进行谈判，也不可能是幻想找到什么别的巴勒斯坦人使以色列能够回避这场冲突的政治方面，从而只限于解决占领范围内的一些日常生活事务。

巴勒斯坦一方不止一次地为实现和平开辟了道路。它提出了得到全世界响应的历史性的妥协解决办法。我这里指的是绝大多数国家投票赞成的大会第176/43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商讨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所需的方法，包括筹备委员会的组成。虽然鉴于不结盟国家伊斯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持的得到我们高度赞赏的一贯的政治立场，这些国家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是必然的，但我们认为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对该决议投赞成票是一个极为积极的事态发展。

我们认为，尤其鉴于联合国秘书长的积极态度和他随时准备为所要求的工作作出贡献，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方面取得预期进展的条件现在已经成熟。在这之前，紧迫需要做的是联合国为我们被占领土的人民提供必要的保护。

我们的人民需要一个将拯救其儿童生命的严肃的国际立场。以色列也需要世界使它明白，它的所作所为遭到严正的拒绝。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努力这一次将获得成功，从而为和平机会敞开大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勒斯坦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他愿以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格扎尔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代表我有幸担任其本月份主席的阿拉伯国家集团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我们深信，你众所周知品质和才能以及贵国、尼泊尔享有的声望将使你成功地主持安理会会务。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马来西亚常驻代表拉扎利大使娴熟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务。

安全理事会今天应阿拉伯集团的要求开会，阿拉伯集团要求立即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由于以色列占领军变本加利地镇压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而日益恶化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危险局势。1989年2月7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侯补观察员曾致函秘书长，该信件见文件S/20451。

安理会曾于1987年12月和去年初召开会议，审议占领部队继续肆虐猖獗尤其是自从反对外部占领和统治的光荣起义开始以来矛头直指着巴勒斯坦平民的镇压行动和蛮横行为而引起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现存的令人震惊的局势。占领部队的镇压行动使数百人被害。受伤和被关押的人数已达数千。数百座巴勒斯坦人的住宅被拆毁。清真寺和教堂遭到亵渎，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

国际新闻媒介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行为和肆无忌惮的镇压手法。国际观察员客观和公正地向我们描述了以色列占领部队每天不停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的侵犯人权的行径。

针对这一局势的恶化，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05(1987)、607(1988)和608(1988)号决议，谴责这种行为并请以色列遵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安理会还建议了一项关于公正和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秘书长及其助手为审议这一局势做出了持续和值得赞赏的努力，秘书长还于1988年1月21日提出了载于文件S/19443内的报告。这份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05(1987)号决议而获通过。他在报告中建议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的倡议和秘书长的建议又是作出何种反应的呢？十二个月来，它嘲弄安理会决议，蔑视秘书长以及大会和安理会的呼吁，傲慢无礼，目空一切，继续侵略。以色列继续蔑视和质疑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发明更高级的镇压方法和采取野蛮行为，使用实弹和毒气、以及全套专断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措施，绝望和徒劳地企图镇压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利的呼声。因此，以色列一直在违背人道主义价值和国际法。

伤亡人数继续增加，而大多数受害者则是儿童和青少年。监狱和集中营现已人满为患。抢劫住宅的事件继续发生。在过去几天中，我们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情况：以色列占领军的随心所欲的行为和镇压有增无已，以及无一例外地对被占领土上的无辜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女、儿童和少年进一步采取野蛮行为。以色列总理在提到这些人时，把他们说成似乎仅仅是昆虫，发誓要把他们消灭得一无所剩。

巴解代表团临时代表几分钟前的明确发言，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他在发言中提到这些事件时绝无半点夸张和渲染的成份。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描述远远未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居民所面对的令人不安的事件的真正程度。这种情状甚至受到以色列传统的盟邦的谴责。全世界都知道伤亡的人数、未经审判而被监禁的人数，被拆毁的房屋的数字以及关押和酷刑的情况。人人都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知道镇压的规模。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对这一情况还要沉默多久？以色列的逻辑使它谴责新闻媒介报道这些可怖行为的方式，而却不谴责这些行为本身。按照这样一种逻辑，以色列拒绝听从要求它停止其肆无忌惮地对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恣意行为的呼声，因为它继续意图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镇压巴勒斯坦人民。

以色列一贯寻找借口以便为其镇压巴勒斯坦人及其争取合法权利的行为辩解。这种辩解的依据就是巴勒斯坦儿童投掷石块或有人在街上烧轮胎。这种借口是无法令我们相信的。

巴勒斯坦人的英勇起义并不是对以色列的非正义侵略行为。它渊源于二十年来面对侮辱和压迫耐心等待已久的人民的行为。这一人民终于昂起头，反抗占领、外国统治和殖民控制，这种反抗是不可扭转的。这一人民使用的是最无害、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武器——从自己领土上拣起的石块。巴勒斯坦人民表明自己能够保持温和，避免使用占领者在对他们采取恐吓行动时所使用的现代杀伤武器。就以色列占领军而言，他们不惜使用最现代化的杀伤性武器。

巴勒斯坦人民正在以鲜血和痛苦付出何等代价，占领国的威力已在消弱。武力、镇压和专断行为是不可能带来和平、正义或解决冲突的。

掷石块的青年在行使自卫权、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合法权利。他们显然表明他们反对暴力并决心以和平手段努力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当巴勒斯坦人民决心进行收复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解放自己的领土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行动时受到了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的和平倡议的鼓舞。

去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历史性决议和大会在日内瓦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的进一步声明都表明巴勒斯坦领导人选择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的国际法治的办法。这明确表明巴勒斯坦领导人选择走和平的道路，并已坚定地朝此方向迈进。

秘书长于其1988年11月28日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阐述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阿尔及尔会议的工作；内称：

“最近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外交过程给予一种新的动力，我认为这种动力为和平进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因此应当予以把握”。（A/43/867-S/20294，第37段）

然而，虽然巴勒斯坦领导人不断表明他们已选择和平与和平努力，世界似乎在向彻底解决中东冲突方向前进，要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倡议做出积极反应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色列仍旧采取顽固态度，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意图蒙上一层怀疑的阴影，从而破坏正在中东进行的和平努力。这就表明以色列仍然拒绝和平倡议和决议，并表示决心继续其占领和扩张政策，从而导致镇压行动的升级。

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这一状况。我们希望它将能够充分承担起责任，根据被占领阿拉伯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严重局势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便结束以色列占领军实施的镇压性措施，以便保护生活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并加速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这样，安全理事会将为减轻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之一和联合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冲突的负担方面作出贡

献，这样它就对一个目前正在开始出现解决曙光的区域冲突作出它在其他地区内所已作出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兼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对我和我国讲的友好的话。

我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表团在安理会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是塞内加尔代表兼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我现在请他发言。

迪阿洛夫人（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作为塞内加尔的代表兼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我首先祝贺你担任1989年2月安理会主席，并再次向你保证我们一贯的衷心合作。

我国代表团还要向你的前任马来西亚常驻代表伊斯梅尔·拉扎利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贺他在特别繁忙的1月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

自从起义开始的1987年12月9日以来，至少已有492人被杀害，5,500多人受伤，其中多数为儿童和青年人。

这一严峻的记录——这仅是暂时的——需要国际社会作出紧迫而适当的反应；我们的大会应立即采取行动，保证以色列根据1949年8月12日的《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遵守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

正当在国际舞台上使用武力的作法日减，从而有益于恢复接触、对话与谅解时，采取这一行动将表明安全理事会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对受尽折磨的巴勒斯坦人民负有的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正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发生的事件违背了历史潮流。这些事件明显地带有已上升到政府体制一级的不合时宜的霸权与统治政策的标记，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

我们再次坚决反对这一政策，并表明对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关切，这一恶化对巴勒斯坦的平民社会极为有害。

血腥的对抗、人类生命的损失、令人无法忍受的递解出境、集体惩罚与污辱、蛮横逮捕和拘留的作法，所有这些都增无减，其原因就是由于盲目的狂热和复仇的渴望正继续压倒理智与容忍。

这一再次掀起镇压与暴力的状况提醒我们注意到通过谈判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极大必要性。

我国代表团和委员会促请安理会仔细考虑并深入辩论如何最好地将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阿尔及尔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一个月之后，于1988年12月在日内瓦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和平、信任与希望的信息变成现实。

在该信息中，阿拉法特主席向世界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对压迫和诋毁他们的人做出的反应。阿拉法特主席以现实和勇敢的精神，毫无保留地在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特别是他们的自决权基础之上接受了公正、全面与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从而成功地发起了新一轮中东和平努力。

尽管对和平的愿望得到了明确的表达，热爱正义与自由的国家与人民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支持，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日益恶化的局势依然继续引起安理会的关注。我国代表团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审议必须导致安理会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多次有系统地践踏人权的行径作出适当的反应。

这些践踏人权的方法、性质与形式经常披露于世界遭到谴责。仅在1988年，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就曾为此向安理会主席发出了十五封信，如仍有必要，刚刚发表的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就中东问题达成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合法利益的全面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联合国有责任确保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愿望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安理会也有义务执行大会年复一年以越来越大的多数通过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和建议，特别是呼吁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决议。

这些客观的建议的基础是与阿以冲突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得到国际承认的各项基本原则。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为，现在，召开这一会议极为必要。这一意见不仅在联合国得到表达，同时也反映在许多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决定与声明中，其中包括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塞内加尔代表团和本委员会相信，得到广泛支持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为所有有关和有兴趣的各方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其可借此参加谈判，以寻求全面、公正与持久解决中东危机的办法。

我们呼吁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对确立所有各方之间进行对话的政策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全体都有责任个别和集体地努力，以便通过真诚和建设性的谈判，实现在联合国保证下的以色列—阿拉伯和平。

显然，不通过一个考虑到问题的所有方面并满足所有各方关切的国际政治解决办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我希望代表塞内加尔代表团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再次强调指出，不论是使用野蛮的武力，还是在外交上采取拖延手法及各种借口，都不可能掩盖这样一个真理：巴勒斯坦的现实是一个“生命力充沛，不可能被否认、掩盖或抹煞”的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萨拉赫先生(约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你的能力、经验、智慧和正直品质使你有能力以最好的方式指导安理会的工作。

请允许我对马来西亚常驻代表伊斯迈伊尔·拉扎利先生在他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领导安全理事会的审议时的有效表现、高超技巧和杰出能力表示感谢和赞赏。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次开会讨论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自从安理会上次在十个月以前开会审议该局势以来,特别是在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中,以及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事态发展,使得安全理事会今天有必要开会审议这一被列入其议程多年的项目。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能够作出与阿拉伯被占领土局势的严重性和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上最近的事态发展相称的坚定和有效的决定。

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继续日益恶化,特别是因为以色列侵犯处于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措施与做法的不断升级。

这些成为以色列从占领一开始以来对付巴勒斯坦人民的方法的特征的镇压措施和非人道做法,自从西岸和加沙的人民起义暴发以来,越来越变得具有蓄意性和侵略性。自从光荣的起义之火开始燃烧以来,以色列匆忙加强其铁拳和加紧其罪恶攻击,妄想打垮起义和扑灭其火焰。但是,每当以色列更加顽固和更富侵略性时,起义的坚定和韧性就加强。起义是打不垮的;其火焰也熄不灭的。

巴勒斯坦起义澄清了问题。它不可争辩地表明了巴勒斯坦特性。起义是巴勒斯坦人民压制不了的愿望的表现。它因而导致了一个接一个证实了该人民事业的正义性及其真诚的和平愿望的重要历史事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其最近于1988年11月12日至15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上肯定了这一愿望。那次会议成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于1988年12月13日在日内瓦大会上宣布的巴勒斯坦和平倡议的基础。

巴勒斯坦起义并不意味着骚动、暴乱或示威。相反，这是抵抗占领、争取自由和实现独立的英勇的民族斗争的最辉煌的形式之一。历史将为起义的永恒记忆留下光荣的一页。起义将继续成为现代斗争史上最伟大和最宏伟的人类壮举之一。

在起义的最初几个月里，世界了解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镇压、暴政和恐怖主义行径，巴勒斯坦人正在起来反对占领和拒绝以色列企图以武力强加给他们的现状。全世界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所有人一致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支持其斗争，谴责以色列，不同意其侵略行动。当世界通过各种新闻媒介看见和听到当时——和现在——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发生的情况之后，它再也无法沉默不语或视而不见。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强行实施了新闻封锁，妄图使世界无法从第一手了解那里的事情。以色列显然不习惯听取反对或责难的呼声，尤其是来自其朋友的呼声，因为它以各种方式设法掩饰其行为和伪装事实。然而，暴露了以色列并揭露其真实本质的起义仍在继续并将继续成为以色列推行的政策的本质的见证，不管以色列使用什么瞒天过海的手法。

尽管我无须列举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所有各种措施和做法，我不得不提到其中一些荦荦大者的事例，尤其因为以色列最近决定加紧这些做法和加强这些措施——似乎以色列尚未认识到它在这个方向上究将一意孤行多久，它将无法结束起义。起义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强精神；它代表了其爱国之心；它代表了其争取自由和象地球上任何其它人民一样行使民族权利的坚定决心。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了各种暴力和恐怖主义，从而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和决议，特别是《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色列士兵用实弹对付除了自己的信念和自己土地上的石块之外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也使用其它种类的弹药，例如橡皮子弹、钢弹和塑料子弹。尽管塑料子弹被描述为非致命的，但近距离发射却能致人于死命，而以色列士兵就

是这样做的。自从去年8月首次使用以来，40多个巴勒斯坦人被这种子弹打死。

以色列占领军也使用各种类型的毒气，造成死亡和流产。以色列军队野蛮毒打巴勒斯坦人，打断他们的筋骨和打破脑壳，尽管他们未能打破巴勒斯坦人的精神。大规模的逮捕运动继续进行。一次接一次地把巴勒斯坦公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并把他们与家属隔离。摧毁住宅和根拔树木继续进行并变本加厉。反复强行实行全面和部分的宵禁，甚至达到看起来好象是实行了一次持续宵禁的程度。

圣地的神圣也被侵犯，宗教学者受到攻击和逮捕，其理由是挑衅；医院遭到袭击；医生和护士被拘留；甚至伤员也从医院里被绑架；教育机构多次被关闭。还有许多事情。

以色列危害巴勒斯坦人民的行为多得不计其数。在进行这一总结时，我的意图是说明巴勒斯坦领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并要求人们注意巴勒斯坦人正在忍受的痛苦，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安理会——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已10个月没有开会审议这一局势了。安理会可以想象城市、乡村和营地的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伤亡和物质损失，以及心理痛苦，可以想象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虽然关于这些损失的统计数字说明差别不大，但多数数字当然仍然低于实际数字。在我们所有的各种消息来源中，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起义的第一年中被杀害的烈士人数超过了490，受伤的人数将近5万，这是根据各家医院和诊所的记录统计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没有送进医疗中心；被逮捕的巴勒斯坦公民超过了2万7千人；驱逐案件涉及到的人不下32个；仅在加沙地带流产事件就超过200起。此外，580多个家庭被拆毁，10万多棵树——大多是橄榄树——被连根拔除。除此之外，在扩大一些现有定居点的同时，没收土地和建立新定居点的行动仍在继续。

现在该是时候了，以色列应当认识到它目前维持军事占领的行动是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它坚持这一行动的决心比其他任何因素对它的危险都更大，它

害怕与巴勒斯坦人民真正和解，其根本原因是它自己的行动，是它怀疑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事务的态度。

巴勒斯坦人民期待着安全理事会立即做出诚挚努力，纠正使他们深受其害的这一严重历史冤案，保证他们获得公正、安全和自由，使他们能够象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一样，过上正常稳定的生活。当然，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办法是公正、持久和全面地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其核心是巴勒斯坦人民问题。人们都知道，这一问题不仅仅在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违反人权，虽然违反人权的行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因素。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得到彻底的政治解决。但是，在实现必须立即开始的全面和平解决方面取得进展之前，必须以迅速、有效的方式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保护。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到今年1月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提交安全理事会的重要报告(S/19443)，该报告载有旨在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得到所期望的保护的重要建议。

现在该由安理会采取行动了。我们希望它能够作出适当决定，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保护作为必要的第一步，然后努力实现所期望的和平解决。以色列必须对促进这一解决作出诚挚、实际的贡献，其具体做法应当是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撤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首先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以色列必须这样做，因为巴勒斯坦人民已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有待于以色列伸出和平之手，接受巴勒斯坦人的和平邀请，去年12月，这一和平邀请为全世界所目睹，并得到坚定的阿拉伯和平立场的支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达韦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我十分高兴。你的智慧和公正不倚是安理会工作获得成功的最好保证，现在安理会正审议这一重要问题。

我还要向离任的马来西亚大使表示感谢，在他任职期间，他的政治才干得到了安理会所有成员的赞赏。

我要借此机会向安理会所有新成员表示祝贺，祝他们成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我相信他们将以自己特有的认真态度完成这一任务。

自从安全理事会上次审议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以来，一年过去了。从那时到今天开会大量时光已经流逝。令人遗憾的是，自从1988年初举行了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议以来，局势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对所有善良的人来说，局势变得更加令人不安。

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详述被占领土人民正在遭受着的那些蛮横措施和违反人权的行为。

毋庸赘言局势是十分明确的。现在所需要的是迅速对这一问题采取果断立场。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安理会能够证明，它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一致表达出国际社会的意愿：必须制止这种事态。毫无疑问，这种局势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危险，使所有羞羞答答地不敢正视或保持沉默的人蒙受耻辱。安理会在上几次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没有能够做到国际公众舆论要求它做的起码的事，没有能够通过一项呼吁结束这种局势的主席声明，这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希望，目前的磋商会更成功。

造成被占领土内巴勒斯坦人起义的原因是人民拒绝继续处于长达20多年的占领之下，拒绝容忍巴勒斯坦领土上有非法实体的存在。如果认为单单依靠某些人进行的镇压或其他人缺乏通过一项决议或做出决定的热情就能够制止住民众意愿，那是政治近视登峰造极的表现。一项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问题的根源，即占领的继续和使用武力来延续占领。

埃及认为，一项保障该区域人民自决权、并同样保障该区域所有国家安全的全面政治解决是取得稳定的唯一途径。为了加速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的行动必须符合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成文法和习惯法，最重要的是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

公约》。我们重申，该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埃及认为，占领部队不遵守《公约》的行径违反了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

中东冲突目前应当在由于越来越有利的国际气候而产生的整个缓和的框架内加以看待；这种缓和也影响了其他区域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内的行动影响了国际公众舆论对它进入和平进程的愿望进行估价的方法。巴勒斯坦人表明了他们在国际合法性的框架内进行解决的真诚愿望，因为他们的代表接受了安理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1月在阿尔及尔作出的决定以及在斯德哥尔摩和日内瓦发表的声明都明确表明了这种接受。

巴勒斯坦立场的重要发展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起的许多倡议导致了美国 and 巴解之间的对话，这要求以色列政府作出有利的反应，承认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和领导人进行会谈的需要。

多年的占领和武力的使用没有能够确保占领者的安全，也没有能够阻挠土地的主人要求享受自己合法的自决权。所有人的安全和稳定要求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特别是他们的自决权，以及与所有有关方面开始谈判，以公正、全面和永远地解决阿以冲突。

世界正亲眼目睹广泛的缓和以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立场出现重要的演变。在美国，权力已移交给一届新政府；一个新的以色列政府已经组成。所有这些事件为中东和平开辟了新的前景。巴勒斯坦建设性的立场要求以色列政府作出有利的反应，通过结束目前在被占领土内的行径，表明它真诚地希望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特别是与它最近的邻居——暂时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建立起更人道的关系。这将构成一个明确无误的和平信息，并将最导致该区域的稳定——这是我们大家寻求实现的目标。

以色列目前对待这一问题的立场只会导致局势激化，暴力增加，损害对话和温和。现在很清楚，以色列居民中的重要部分、包括武装部队的成员拒绝接受这种行动；这种行动已经遭到文明世界的政府和人民以及大多数区域和国际组织的摒弃。

去年，世界纪念了《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四十周年。然而就在同一年中，西岸和加沙有几百、几千个人死亡和受伤。仅仅通过最凶狠的镇压才能维持下来的无限制非法占领侵犯了几万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然而，局势的严重性超出了受害者的人数。它同样危及生活在该区域的几百万人民的命运，而这些人民梦想自己和子孙后代和信仰所有宗教和哲学的人民都能具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有责任努力工作，实现和平，结束目前的侵犯行径将是朝着那一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现在正目睹中东一些重要事件。这些事件要求我们采取严肃的立场，以确保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来实现永久的和平。如果我们走一条富有活力的道路，那么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首先，西岸和加沙的占领国以色列必须承认《第四日内瓦公约》在被占领土的适用性。然后，所有有关方面必须通过由所有方面参与的筹备磋商，同意在国际和平会议的框架内进行直接会谈，其基础是安理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这是一条能够通往公正和平的道路。就埃及而言，它坚决希望，安理会能在目前的审议中通过一项顺应局势要求的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拜恩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毫不怀疑，你娴熟的指导和广泛的外交经验将使我们的审议大大受益。此外，我要向你的前任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新成员表示祝贺。

自从大约41年前诞生以来，以色列一直寻求同所有邻国政治和解、共存与和平共处。我们一再要求进行对话和直接谈判，把对话和直接谈判看作是解决许多错综复杂的阿以冲突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不用说，只有通过妥协和照顾到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各种愿望才能实现稳定与和平。

在这期间，以色列不得不对付威胁到本身安全和生存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其中包括全面战争和冷酷无情的恐怖和暴力行径。然而，这种局势没有使以色列

放弃对和平的寻求，同样，战争与暴力没有，将来也不会使以色列放弃或损坏自己极其重要的安全利益。

自1948年以来，阿以冲突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最近的方式是在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管理的领土上发生的所谓起义。正如以色列过去40年来力求和平解决阿以冲突一样，以色列也力求通过政治解决结束这些领土上的暴力。以色列并不需要来一场“起义”才会认识到只有政治解决才能把目前局势转变为信任、和解和妥协的基础能够开始扎根的局势。

然而，以色列认为，为了实现政治解决，必须试图采用逐渐的，务实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方法，在这当中，暴力将让位于对话和谅解。临时的解决方法是可能的，并且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达成，但不能在燃烧弹和暴力的威胁下取得。

在致力于促进政治解决的同时，以色列仍然有义务维持秩序和公共安全，并恢复平静。

一位没有亲临其境的观察员听了这场辩论中的某些发言后会认为，以色列只是面对无害的示威活动。事实上，以色列正在面临着大规模的骚乱和普遍的暴力。一伙一伙的青年向以色列人猛投沉重的石块和铁条，其意图显然是要杀人，他们不是什么示威者。伏击汽车和校车、用汽油弹袭击乘客——将抱着婴孩的妇女、度假的无辜家庭和去学校途中的学生活活烧死——不是什么示威。用匕首攻击不是示威。谋杀上街购物的以色列平民不是示威。我们在这里听到人们大谈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伤亡确实表示遗憾），但对以色列人的伤亡却缄口不谈。事实上，数百名以色列人受伤，有时是致命伤。仅在两天前，一名以色列人阿尔伯特·朱拉塞先生在自己的汽车中被活活烧死。对于一场忽视以色列人在和平气氛中办事的人权和以色列政府使其人民能够这样做的义务的辩论，不能指望人们认真对待它。

以色列已要求这些领土的居民实行克制，不搞暴力，以及寻求政治解决。这些领土上有一些象伯利恒市市长那样的巴勒斯坦知名人士曾经勇敢地说，巴勒斯坦人将愿意接受体面的停火，冷静下来缓和紧张局势，使人民能够开始有正常的思维

和表现。伯利恒市市长就是这样说的。阿拉法特却以直率的残忍口气对这一信息作了公开的答复：“谁想在起义达到其目标前制止它，我将让谁吃十粒子弹。”阿拉法特就是这样说的。

正是这种非理性地追求恐怖和暴力的作法使政治解决迟迟不能在这些领土上开始。这种破坏性的态度还使得巴解组织中参加阿尔及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并据说对放弃恐怖主义表示同意的派别继续对以色列北部边境搞恐怖主义的渗透。我们听说，这种渗透行动不是恐怖行动。好吧，那就说，这些渗透行动不是和平与温和的行动。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巴解组织才不同意将相互克制写进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最近一稿的任何要求。

如果巴解组织对政治解决如此感兴趣，那它为何公开试图防止和阻止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继续与以色列进行政治对话呢？

原因很清楚。如果这些居民不仅继续同以色列对话，而且还达成谅解和安排，从而开始政治解决，那就会威胁在突尼斯的所谓巴解组织领导人及其存在的理由，这些领土上的起义本身自1987年12月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并没有放弃恐怖主义和暴力：正如它一贯所做的那样，它放弃的是真正的和平解决方法。

以色列没有煽动其士兵或平民去同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也没有将儿童推到导致双方伤亡的暴力示威的前列。

我要在此再次强调，以色列正在以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完全根据早在以色列控制这些领土之前就适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法律试图恢复这些地区的平静，以色列教育士兵牢记必须遵守成为世界指路明灯的犹太人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尽管他们面临严重的、无情的挑衅。然而，这些出于道义的克制却被一些人用来继续从事暴力行动。这种作法是幻想。这些领土上或其他地方的暴力都不会迫使以色列损害其极其重要的安全利益，也不会迫使以色列放弃实现政治解决的努力。暴力只会导致僵局和更多的痛苦。

以色列有两个主要目标：恢复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地区的平静；与我们的邻国达成和平协议。根据这些和平协议，我们争取就各领土和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最终地位问题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并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们的权利。

一般而论，人们在敌对双方之间举行谈判和对话，人们也在已就直接谈判的原则与和平达成共识，但在细节上有所分歧、并对最后结局抱有不同愿望的双方之间举行谈判和对话。

以色列仍然坚持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与邻国和住在被管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举行直接谈判的愿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多次拒绝直接谈判；拒绝戴维营协议；拒绝在这些领土上选举代表；拒绝自我管理和自治的临时阶段；并拒绝就这一阶段开始的旨在实现永久解决办法进行谈判。

相反，他们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贯彻一个预先决定的结果，它不会促成谈判，而只会成为谈判的替代品。

如果国际会议是如此美好的想法，为什么去年世界其他地区受人欢迎的事态中没有一个冲突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呢？两伊冲突、纳米比亚问题和阿富汗问题都不是在国际会议中得到解决的，而是通过有关国家间的直接谈判、有时是在联合国和其他第三方的帮助下解决的。

实际上，以色列原则上并不反对任何第三方的协助。沙米尔总理最近指出，我们愿意在美国和苏联及（或）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直接谈判，但这种主持只是谈判的基础而不能直接干预其内容。这正是人们适用于以色列的双重标准的特点：即以以色列通过直接谈判的传统方法解决与阿拉伯世界的分歧的愿望是顽固的，应当予以放弃；而阿拉伯世界除了通过国际会议途径来达成解决办法之外拒绝接受任何解决办法的作法则应看成是明智和和解的步骤。

关于巴解组织，人们清楚地看到真正情况完全不同于它的表现。巴解并未放弃恐怖主义手法，但却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恐怖主义行径并且设法对任何反对巴解指示的阿拉伯人加以控制。它并未放弃其分阶段消灭以色列的计划，它说要在被管理领土上建立的巴勒斯坦国的目的，不过是其以所谓巴勒斯坦国代替整个以色列的最终目标的第一步而已。

因此，这里仅举一例：1988年12月6日，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伊亚德说：

“我们曾发誓要解放甚至1967年以前的巴勒斯坦。我们要一步步地解放巴勒斯坦……我们宣布的我国的边界仅构成我们民族愿望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扩展这些边界，以实现我们对整个巴勒斯坦领土的愿望……”

我必须指出，我们在这场辩论中听到的一些攻击以色列的话的性质——我相信我们下星期还会听到更多——显然未表现出和解与缔造和平的愿望，却彻底揭穿了关于另外一方发生根本改变的假象。

但是，我们的建议仍然有效，如果与阿拉伯国家和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之间的谈判能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开始，我相信就能够并将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承认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现在打算宣布休会。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1989年2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

下午1时45分散会。